

想给这位妈妈点个赞

□ 陆小鹿(上海, 白领)



去武汉旅游,我住在东湖高新区的一家酒店里。

早餐后,去酒店的户外花园里散步。远远看到一棵树,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东西,还有一根长长的绳子,从邻近的一棵树的树干上穿过。初始,我以为这棵树长歪了,需要在身上绑一些“固正”的东西,另外一棵树大抵充当了“帮扶”的角色。

及至走近了,才发现树边立了块牌子:树攀。

原来是给酒店的小住客们爬树玩的,

类似攀岩。树上五颜六色的东西是攀爬时的踩脚点,长长的绳子大概是保险带吧。

抬头仰望,树木高处还有一只铜锣,若挑战者成功攀至最高点,可以击锣鸣喜。

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正在尝试。

女孩问妈妈:“怎么才能爬上第一格呢?”

我看了看树上的踩脚点,最难的真不是上面的几格,而是第一格。因为第一格距离地面有1米高,而上面的格与格之间的距离不过10厘米。

这使我想起了“门槛定律”。做什么事都有门槛,而做事最难的其实就是第一步。只有先迈出勇敢的第一步,再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下去,才能抵达胜利的终点。所谓门槛,跨过去了是门,跨不过去的才是槛。

女孩在树下试了好几次,还没能爬上第一格。一旁的妈妈也不帮她,而是温柔地对女孩说:“宝贝,等你再长大一些,个子再长高一点,咱们把基础打好了,才能够爬哦。”

真想给这位妈妈点个赞啊。

傻子国福

□ 蒋霖(青岛,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)



最近看到一些霸凌的新闻和影视剧,勾起了童年的一段记忆。

像我身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男孩,但凡有过乡村生活经历,打架是司空见惯的“娱乐活动”,欺负别人和被欺负都太普遍了——没办法,那种年纪、那个年代,男孩需要一点刺激来发泄旺盛的精力,哪怕所谓的刺激其实是“痛感”也在所不惜。而浑浑噩噩的日子里,我最难忘的伙伴叫林国福,绰号“傻子”。

国福之所以被叫做傻子,不是因为智力低下。从学习成绩看,傻子在全校排名中游,比一群小伙伴们中总考倒数的那几个可强多了。后来我琢磨,傻子名号的由来,首先是他口吃给人带来的反应迟钝的印象,其次是他有跛脚和流涎的毛病。但这似乎都不是最主要的,不管男孩们怎么招惹国福,国福从来不

急不恼——脾气太好,这或许才是国福被认为傻的根源。

现在想想,我们这帮所谓的好哥们,当年有谁没欺负过自己的小兄弟国福呢?遇到踹一脚那是家常便饭,伙伴们分两拨“打仗”,最后打来打去挨揍的都是国福。连我这样公认“文质彬彬”的小孩也曾一把将国福推进冬青树丛里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,国福从冬青丛里爬出来就声称自己看不清东西了,可把我们吓坏了。第二天早晨去国福家蹲点等他出门,见他笑嘻嘻出来才卸下了心里的大石头。国福说,没啥事,就是头晕了,有点眼花,睡了一觉全好了,眼睛没受伤。

国福骨头硬,这是我们公认的,你捶他一拳,他不疼,你的手酸痛。和孩子们起纠纷打架,我们都在一边虚张声势,只有国福敢上去跟人家来真的。最后国福

被围攻,我们却作鸟兽散,然后会在村口的小卖部等国福——国福他爹跑运输,家里是富户,国福手头零钱也多,我们等国福给大伙买零食庆功。虽然只有一个人孤军奋战,但国福代表的可是我们这支队伍。

后来,我们渐渐长大,大到不好意思打来打去了。国福职高毕业后在老家开了一间超市,夏天也卖烧烤。可能心中有愧,我们当年几个小伙伴回老家,采购都买国福家的货,夏天吃烧烤也都找国福。国福高兴了会陪我们坐下来喝一杯,至于那些少年时的故事,我们不好意思提,国福也不说。往事随风,一切云淡风轻。

2019年冬天,傻子国福因营救溺水老人淹死在老家的人工湖里,享年32岁。斯人已逝,而我们少年时的“罪”还没赎完,想想就令人心痛。